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六

啓十六

雜啓下

上蕭舍人啓一首

爲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啓一首

上崔大夫啓一首

未召試先與奉常啓一首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啓一首

上承旨崔侍郎啓一首

先與承郎啓一首

答魏博羅大尉啓一首

至襄州寄江陵啓一首



謝刑部蕭郎中啓一首

謝屯田金郎中啓一首

辭宣武鄭尚書啓一首

謝湖南于常侍郎啓一首

謝江都鄭長官啓一首

謝徐學士啓一首

代新及第人謝益鐵使啓一首

上蕭舍人啓

溫庭筠

某啓某聞周公當國東伐淮夷陸抗持權北臨江漢或陳
師鞠旅或築室反耕然後王府圖功台庭陟恪猶垂壯烈
尚播雄圖屬者邊塞失和羗豪倂擾烟塵驟起烽燧相連

大牙秦雍之疆蠶尾河汾之地雖登壇授鉞屢選中權而
禁暴安人殊無上策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威不舉旗
信惟盈缶莫不周勤體物嘔喻垂仁足食足兵俄成於富
庶惟風及雨立致於生成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方從
易簡及表優崇九列陶鎔咸增抃賀從此鐔鑿著德鍾鼎
流芳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
某忝預恩知實踰倫等

爲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啓

前人

某聞栾氏垂恩延於十世屈生罹譴不過三年雖行一切
之科宜聽九刑之訴某謬因門廕獲忝朝私雖位以恩遷
而官由政舉累經重事皆立微勞頃年初忝邕南頗常登

弊事皆條奏不敢曠官水蘖自居膏腴不染南蠻俶擾邊
徼先開始事詳觀飛章備述黃伯選根基深固溪洞酋豪
準詔懷來署之軍職李蒙妄因非罪忽使誅鋤某離任之
初濫稱遺愛伍營校隊千里農商叫譟盈途牽晉截鎰爰
從初任以至罷還不戮一夫聞於衆聽其後旣經焚蕩又
遣統臨糠粃不充管蓬自覆曾無祿賜惟抱憂危至無尺
絹貫緡以爲歸費及蒙罪狀煥在絲綸以爲徒忝官常曾
無制置且經營甫爾物力未周拜疏將行替人俄至仰恩
波而不浹駐官局以何由懦怯請兵才非將帥今者九州
徵發萬里喧騰憑賊請鋒已至城下則以三千士著衆寡
如何兩任經年曾無掩襲雖有烟塵之候不踰朝貢之州

無勞北軍已自抽退伏念至德建中之際長蛇犬豕之間

願報國恩盡糜

一作糜

家族松楸未拱帶礪猶存願慙無用

之軀旋漏不私之貸僑居乞食蓬轉萍飄生作窮人死爲

羞

一作醜

鬼伏惟相公業開伊呂朗鏡臨人運值堯湯平衡

宰物伏乞錄其勲舊假以生成免令家廟豐碑尚垂蟲篆
私庭陋巷長設雀羅戀闕傷魂臨途結袂無任懇迫

上崔大夫啓

前人

伏承已踐埋輪光膺弄印夙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
三兄銑社光輝珠庭宅慶居方可裕秉直無徒誠宜便捨
珪符來調昇籟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農蕙畝流芳寧
同於百卉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明仰止尊高居然勝絕

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謂仙家而行有旌旗竊料已飾蕪車
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阜壤之秋已領江山
之秀瞻望恩顧攀結倍深

未召試先與奉常啓

張玄宴

某啓某人惟冗末地匪清華異前脩稽古之勤乏往彥求
已之志偶塵科級旋履宦途甘蒙碌碌之嗤實愧堂堂之
稱惟思勇退祇欲自強孰謂僕射念及孤沉熒茲顯僻遇
孔梨之津潤別借齒牙因姜被之包容俯明肝膈昨日晚
面承尊旨曲奉溫言直欲拔自沉泥置之霄漢恩旣生於
望外喜載溢於情衷况憫恤垂仁念惜兼至假毛羽而使
之騫翥廻鞭策而俾學騰驤盡自生成益隆丘嶽但慮藝
無所取材不足稱仰累筵鎔或孤搆舉拙節未依於門館
疇曠冀盡於死生苟違斯言是欺倂日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昨日早趨崇屏面奉弘慈承許與之恩言荷提拔
之隆旨循涯自失沒齒知歸某孤拙無媒迂踈寡合且乏
幹時之具仍慙悅世之機一忝班行八移年曆未絕遭逢
之望分無騫翥之期伏以某官光輔丕圖啓迪昌運當此
艱危之際克展經綸之才孰謂庸虛亟亟塵襃採况卅霄侍
從清禦遨遊昇資枚馬之流以闡堯湯之化顧茲辱薄詎
稱論思陪懷感激之心冀竭効酬之節但以鉛刀鈍質不
可廁於龍泉瓦缶凡姿固難齊於神鼎雖感恩而載切實

顧已以難勝

上承旨崔侍郎啓

前人

某啓某才非敏達器異閎深乏百函飛翰之能虧九紙課
詩之業植操虛陵於霜雪干時未脫於塵埃自秦班行尋
踰涯分豈謂承旨侍郎念茲單拙憫及埋沉密廻吹借之
隆私顯示挈維之重德今日早面承尊旨曲奉恩言必欲
援自泥沙置之霄漢擇千里驂駟之足未棄駑駘合九成
韶濩之音不遺恇憑感深泣下喜過悲來但虞不稱雕鏤
實慮有孤提拔循涯揣分感德慙恩之至

先與承郎啓

前人

某啓某伏思借其毛羽則鍛翮者能飛鼓以笙簧則無心
者知感輟陳引喻仰謝吹噓某濮上庸音墜間賤品植操
但期於霜雪趨時未脫於塵埃徒激攀棲難希褒勵近者
伏見宮相楊侍郎右司趙員外奉揚尊旨竊話昌言伏審
侍郎學士俯錄鯁微獎稱孱薄指其迂拙謂以貞脩假鉛
紅於蕞陋之姿廻削削於離竒之木感深泣下喜過悲來

答魏博羅太慰啓

羅衮

某啓都衙侯司徒到京伏奉寵誨卑情無任欣躍兢戴之
至伏以太尉二十二叔國步縈心藩條繫慮籌筭方殷於
大者絨封宜略於小哉况衮再從宗盟至爲卑末庶僚品
秩仍是瑣微乃蒙掛在風襟形於賜問獎飾用光其駿昧
慰安將勵其辛勤蓬島音書異術靡勞於方士戢山翰墨

真蹤遽覩於義之捧且不勝喜難自定亦復載窺隆旨深
省賤軀豈叔父私恩備存睦族豈王侯公道廣及懷才蓋
以太尉二十二叔學擅鴻儒詞摘麗藻臨戎按節全忘掌
武之尊握牘含毫但記爲文之客得不終身未佩拭目頻
觀秘之若三皇內文寶之如歷代傳璽言慙善對謝宗哲
以何因義貴能酬銘已知而莫極榮荷惶灼不任下情

至襄州寄江陵啓

前人

袞啓伏念昨將蓬蒿久寓棠陰德隆於雲夢之山惠浸於
瞿塘之水已於荆聶備講恩讐豈向春陵徒陳主客伏以
令公雄才不世茂績無倫威揚戎閩之先仁洽士林之表
頃以竿麾暴國漂流幸許其棲簷今則羽衛還宮資遣爰
令其赴闕斯可謂事關舒慘恩極始終其徃也異彈鋏以
求車具去也免吹篴而乞食遂使仲宣遭亂休假日以登
樓明遠還都得侵星而赴路力非可報感豈勝言條爾辭
遠漸成遐阻出荆門而迴首詎見麾幢渡漢水以盟心惟
懷金石以今月十九日發襄州遷迤北去攀涕結戀不任
下情謹附狀啓陳伏惟俯賜鑒察

謝刑部蕭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
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某利非
楚鐵鈍甚燕錐濩落危根低摧壯節藏豹之功夫不至屠
龍之事業愈踈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劍迷船畔膠在

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
不忘吹蓬玄客求聞長憂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
闈侍之徒而猶徃徃拒闕關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
欲堰頽波不憚容嘲先從隗始寓劔藤而下授指巴句以
旁徵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况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
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一作履屬詎肯動心哭羊陸
之門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
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
任寧惟玄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逐灰寒謹
啓

謝屯田全郎中啓

前人

其啓其揣摩不至寒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偃軼
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隳肝竟將誰訴
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其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其
日見其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譚驅雲於道士梁
間校籍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
先露曼情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其散
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
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
風外扇擢之於枯荻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
空緘未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前人

某啓某聞鄭愚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
朱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
栖羸樂廐養病醫門海鷲辭巢即摧萍影林鳥繞樹忽軫
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
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楊雄口吃徒欲解嘲屬
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千元禮旣忝登門
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梁有
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聲肯重德
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
心名場落羽獸因闕困羊以多亡前瞻旣倦於吹壘內顧
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慙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
餽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儻
或仙客壺中勞均日月山光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
秋遂對滿堂垂泣捨此丹湏九轉挑指千年天也如何時
乎不再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前人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廻望旌祭涕泗不任某莊
櫟麤疎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恓惶將
鄰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
終漢壘地雖至廣人莫相容憑執爨以無由假鄰光而不
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
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饑吳中力困昔其

既闕晨夕繫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
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恹一作旅蔡澤北遊

之日餅甌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銜粗可

諱窮但以感切遠梁情深去魯辭盡戟而心猶侶醉上孤

舟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祗因

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

以茲自誓安可慙忘今則尚有廻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

橋口浪衰展一作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

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一作之色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前人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譚以鷄

肋况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綠

投一作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

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總供

撥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

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

足鶴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

滅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未已荆都

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

缶增慚那言吾道陵持疑作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

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
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啓

謝徐學士啓

顧雲

某啓某聞隋珠暗投路人興忿荆玉三獻明主懷疑非至
 珍之有類有瑕亦明鑒之難逢難遇况某樵歌倍韻牛鐸
 凡聲雖委巷末途時聞中律而曲卑調下難感知音泊儒
 術中微時文稍變原玉之風流漸遠淵雲之事業攸歸亦
 常悵望危津潺湲阮路歛毫興感掩卷長嗟今也河薦綠
 圖山張疑翠檢開張網吾漁獵英髦周渭商一作巖皆辭
 釣築抱關負異畫掛簪裾必有人賢出扶聖教歷詢時論
 實屬高才伏惟學士瑤圃呈祥尼丘降瑞名題仙署足躡
 瀛洲東東誓臺前閑披碧簡秦王府裏時閑瑤籤徐觀動息
 之蹤已積鈞鎔之望某所以携持嘔唱塵玷朱門駭愕未
 遑軒車忽至俯留榮誨下獎微才拜啓琅函跪吟華藻筆
 簪滿耳雕煥盈眸某嘗編閱縑緗亦聞先達時接後來遠
 則沈隱侯之獎何伯言諛聞發論近則韓文公之知李長
 吉始議及門未有曲示恩私顯留翰墨才微徃彥遇倍昔
 時仰戴恩榮已增銘篆謹當卷之鼉軸飾以錦綫置在書
 囊永為家寶

代新及第人謝監鐵使啓

前人

某學慙辯豹業媿藏螢且乏智囊况無經笥雖冰盤凍筍
 素所牽懷而長笛短簫亦嘗關慮豈謂攻堅豎少益雕朽難
 能劉子駿之醬醢屢蒙相詣陸士衡之酒甕每沐見嘲內
 揣龍鐘深其棄置去年因收敗卒決戰文場奮藻儒林爭

衡筆陣方憂殿騎忽擢丙科姓名遽接於英髦骨肉初違
於凍餒懷仁空極欲報無由徒銘効死之心未得殺身之
地近見某官說竊知侍郎以沉淪軫念汲引開懷欲庶薦
衡遂先始隗訖使變商爲角化慘成舒備雅奏於文竑偃
和光於暖谷遐沾厚惠咸出深仁今也周渭告祥殷巖叶
憂前籌待運鏤昇思調明主繫心蒼生企踵某幸將微眇
預託鈞衡願居擁筆之先獲厠掃門之末庶因灰粉少措
毫芒下情無任

校正四十六字

十一月十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七

書一

太子 諸王附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一首

上太子承乾書一首

重諫太子承乾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入宮書一首

上節愍太子書四首

爲李中丞作與虢王書一首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宰相上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一首

上劉右相書一首

太子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貺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
之地忽載三陽毳幕常講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
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
懼駑蹇無奔走之實朽薄非折衝之才當斷一作豈欲追蹤古
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援梓一作受服絕漠揚旌威

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神

一作雲

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

於卒伍預聞指縱之規得免遲留之責循省

一作淮

揣分實

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

之可測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栢之高葛蘿斯託微心眷

眷孟侯所知也仰惟躰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

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

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

愛客眷南波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遺載

離一作離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夜

一作夕

起朗

月孤照想鳴笳之啓路思託駕

一作乘

於後車塞表京華山

川悠遠瞻仰浮雲伏增潛結

一作皆隋書本傳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見六百二十三卷表門 劉洎

上太子承乾書貞觀十三年 張玄素

聖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一作引納白屋而况

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

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

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

行以遠聞豈一無此字假言以先被伏惟陛下睿質固已崇高

四字一作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

宿德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諭今增輝睿德而雕蟲小技之流祇可時命追隨以代博

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伎一作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

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

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斯矣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重諫太子承乾書前人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其

言一作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後一作周武帝平定

齊梁一作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度穢德日

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

其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

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力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

仁足為萬姓所賴勇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

驕侈肆情今之宮中山池遺址一作即太子一無此殿下

驕侈肆情今之宮中山池遺址一作即太子一無此殿下

一作女

一作端

所親親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
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踈小人捨
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問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
德未弘令聞不著纔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
戴至殊一作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
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句
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匠
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豎一作之禮
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
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忠一作臣正士未嘗在側群
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離

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計哉宜猷禁門不

異闐闐朝入暮出穢聲已彰一作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

書自邇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

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儲徽一作今旨反

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

招禍敗一作方崇蔽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挹睿哲之

姿一作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願

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則天下幸甚謹言一作皆

此篇按舊唐書係重諫承乾書英華題作諫東宮啓

誤編在六百五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前篇作諫于志寧

臣聞克儉節用寔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
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禹舊唐書以之作

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重唐書

并前篇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隨

日營建觀之者尚驚前篇作議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

容此中更前篇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監管前篇作關

伏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

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

長既自不知千年前篇作又復不見爪牙在外斷役在內

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

朝歌之鄉迴軍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

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太樂伎兒入便

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

懇勲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可唐書

並作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

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冊誠則臣有生路

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唐書前

之疾疾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唐書停工匠之作

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

作貞矣

此篇五百五十一卷重出已削去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前人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闒宦之徒躰非全氣便蕃階闈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芴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鉤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命一作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闒官鄧長顛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

實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掛於刑

書功消塵露

一作功無消塵

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

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脩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哉一作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

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噐憲章古始祖述前脩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

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陵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

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一無此字然非

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闈供奉今乃往來

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
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謹啓 一作皆書 唐書本傳

此篇按唐書係諫承乾第三書英華誤編在六百五

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達哥支入宮書 前人

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

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周公 舊唐書作

姬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

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授 前篇唐書 並作居 審諭之任疎 漢書作 受

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

地膺上嗣位處副 前篇 作儲 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

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

輻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

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植事乖存育 唐書 作愛

人有怨嗟願崇儒敬業訪道稽疑則品物增輝懷生欣抃

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

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

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誠懇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

殿下養德儲闡理以端靜為務恭膺守噐必以學業為先

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 前篇 作所 習忠孝

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

之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于 前篇唐書 作於 工巧造作僚吏直

前篇唐書 并作悲致

忽嗟以下脫去文 字二葉

司實為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賤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
譴聖前篇作無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

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乞降儲明俯矜前篇作察狂瞽

右四篇六百五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

為李中丞作與魏王書

蕭頴士

某還奉問垂示報魯郡克捷官軍乘勝進取東平捧對三
復實深兼慰逋醜稽誅遂淹氣序芟蕘濟濮陵香洙泗雖
淤魂送死所當剪滅而命師授律必俟英威四即挺雄烈
之姿荷專征之任允文允武終古罕儔惟親惟賢方今莫
二故能將士憤發忠勇爭先遺孽殄殪隻輪不反俾彼危
城蔚為強鎮必將長驅許下席卷浚郊解滑臺之圖剗

邑之耻在是行矣此皆明大夫善任才而抑將軍之能用
命也豈徒咫尺汶陽而久勞其師旅哉遲企大捷預寬憂
負天氣漸寒伏惟尊體動止康愈集作勝即日蒙免未由拜
覲增以勤係所調兵糧事資軍國唯力是視曷敢差池謹
遣江陽令杜萬往諮稟

貞陽侯

蕭淵明

答王太尉

僧辨書

徐陵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高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
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顒等一有彌字具忠款之至公養孤
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
飢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念忠
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

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
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
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尚侍還彼具陳一二夫
以一作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
既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為嬖行人
失辭尚停然諾臨江惣變企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
蕭某白

宰相上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前人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唯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佐
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

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虜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

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人自還麾南極一作極一作伐逆東都宣

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一作社一作十剪強寇黃帝與蚩尤

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為勤苦加以百

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銳上

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末終

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一作周一作周一作拜手陳辭盈廷

公卿稽顙敦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

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迂垷但有

慚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

有命光膺寶曆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脩朝聘
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聞聖人以四海爲家英宰與千齡合運用能不行而至
春霆伏天地之威以息相推莊子作吹時雨鬱山川之兆故有

玄蛟晚集憑鶴鼎而先鳴蒼兕晨敬駕運龍縮而首出並能

鳳風

一作騰霧躍指麾成烈士之功蠖屈虬奔談笑坐群卿

之右未如越蒼海棄行間排紫微謁天子於是遭不諱之

主擁非常之位龍章鳳黻照其前鏘金鳴玉疊其後三靈
叶贊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寰中之託君侯
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故知陽侯息浪長鯨卧橫

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鍛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丹

浦而雷奔假勢靈飈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鱗駟使

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糾紛舒卷

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

達人也親爲餓隸當其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

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稱相府西藩專虎據之圖寵冠齋

壇東向舉熊

一作龍

飛之策顧盼可以蕩川岳咄嗟可以降

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

虞秦之際故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

藏者定於已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

書生耳曾無繫鍾鼎石之榮非有南隣北閣

一作闕

之援山

野悖其心迹煙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摧氣逡巡於列相
之門竊譽于時匍匐於群公之室所以慷慨於君侯者有
氣存乎心耳實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韜千載風雲託
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挂屨拂衣於東海之東茵閣松
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利之門哉至尊
以搖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群材畢舉
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
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已任闢廣瑤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
明明穆穆盡天子之容貌矣抑嘗聞之丹山九仞煙峰非
數筭之功紫極千門雲臺俟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
不可獨專天道無私玄勲有待而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况掌萬國之權受一人之寵動
見臧否言知利害君侯足下何時易耶雖有大命不資童
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
頻進有識寒心群黎破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
先仁而後罰徵實則效存徇名則功淺是以農䟽千里僅
踰重石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
遺哉將以辨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
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
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闢土數千里無益神
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忙飛芻輓
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奸放命者出繩纏以生威因公挾

私者入閭閻而競法雖一物失所太階延盱食之憂而百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園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威信塞於表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為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檄背青丘而驚列障分亭廵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為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况乎伏德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城千里亦不能為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蓋聞星迴日運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歸乎靜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語曰動之

斯和綏之斯來

一作安

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

起而仁義息神化周而市欲定雖復體元立教肯災耀知遠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化難歸孔明耿介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筭蓋有由也伏見邊凶尚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姦徒抱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由寬勝於猛人迷所習勸沮不彰蕪耻相冒亦有公卿失職耻受珪符之任郎官有疊俯拾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張風流抑揚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充羈不收奔馬之逸輕緡振網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乃及於群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

一作詔皆可疑

於下泉矣古之善爲國者不然信賞而必罰道德而齊禮
澤配雲雨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伏慈
厚之師投金散璧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蓋明堂亦將
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蓋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是知發揮地利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具流其用伏
覩前制屢擾事非畫一廛市蕭然人情恠動夫補一作簡
並用未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於是連闕
掩闔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常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方
競爽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夫織婦
衣食鮮終朝之給巨駟洪商輿馬挾封君之勢蓋有由來

矣故曰國儲闕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家廩乏於三年則
妻子非其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
不免一旦洪泉决地大旱焦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
數州之境繁運廣役首尾於中外沓稅增徭日夕於都鄙
燮陰陽者將何以處之夫失竊議公之盛德虧矣愚謂嚴
程峻法絕輕陋之貨則奸鎔之源塞矣公風正典重耕耘
之務則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法立有
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因
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晁錯復流涕而言矣
此君侯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其峻江海不
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闕上台忘吐握之勞月

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天下者必待人也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伏見皇明遠燭
 帝采遐宣張樂岱郊騰勳杜首徵庶察孝瑤壇虛不次之
 階署行議年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於是友
 月朋霞之客背青臯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閣而集夫
 豈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簪纓解體惜哉群英
 霧散名侯招蔽善之憊天下雷同太子鮮長鳴之地而欲
 招絕凡致真龍難矣此君侯之未諭四也芴曰拔茅連茹
 以其彙征吉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不如進賢陽事昇
 而雨露歸陰駕疑而風霜厲莫不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
 則獨善其私達則兼善一作齊天下而利已疵物者以自任
 為身謀知進忘退者謂專榮而得一作不計豈知夫尺波易
 謝寸晷難留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
 降天衢激揚鳳袞之前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
 俊乎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也伏
 願闕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
 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
 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搏風捨臺衣而見諸闕幸甚斯
 不為難矣庶幾乎麇卯不棄終感玄枵之精駿骨時收或
 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死罪死罪再拜

脫文二葉宋刊本有之命適謨姓影寫附於卷末

沈叔手誌

校正八十七字補奪葉二番十一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七

並作怨嗟且突厥達哥友等人面獸心豈得前篇以禮教

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辨乎前篇並作其

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

驚駭豈惟前篇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肱殿

下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前篇以匡弼

唐書為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前篇以安位

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己愆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

從諫之主鼎祚克昌復諫之君洪業隳墜惟殿下詳擇之

此篇六百五十七卷重出今已削去

上節愍太子書四首前篇姚珽神龍元年

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督史誦詩工
進前篇箴諫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前篇以驗於今伏惟殿
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
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廁唐書前篇
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閣
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
輕重因為詐偽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停宮內造作如
或須要使令唐書作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

二

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屨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
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
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
食無遺我賊前篇作不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
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
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
作節量用度

三

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秘門閣來往皆有簿曆殿下時有
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偽前篇作之輩因此妄為增減
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事前篇乃
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偽自餘臣下庸淺
豈能深辨真虛望請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書

前篇並作書題

署之後庶

唐書作蕪

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

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

言逆於汝志

前篇作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順於汝志

前篇作逆于汝心

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

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

陋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伏乞降明離之德俯鑒

微誠紆游雷之威特矜翹懇儻得遙山益峻少海增深碎

首糜軀其甘如薺輕塵視聽伏待刑科

四

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

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伏

惟殿下神逾藏往理冠生知留意篇章研精典籍然而山

岳不棄塵壤是以能高大江河不逆細流所以能深廣伏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八

書二

宰相中

與崔中書圖書一首

上鄭相公書一首

代竇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一首

與蕭相公書一首

與常相公書一首

與元相公書一首

賀外舅崔相公書一首

與崔中書圖書

蕭穎士

遠奉累月

一作載

伏增馳結首冬漸寒伏惟相公尊體動止

康裕敬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慰時事孔棘出於慮外京邑

傾淪主上遷播率土臣子啣涕痛心相公應期降德康濟

危難保翊聖躬又安杜稷動踰曩昔道貫前修海隅蒼生

孰不幸甚况在舊一作故榮庇特深某自中州隔越一作

流播漢陰遂至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書記兼補此官羈

窘之辰幸忝俸祿然任翰墨罕參籌議徒懷所見莫復申

述竊惟二京未復氛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而

兩河南北無月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郟城相繼

失守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

潰虢王之鎮河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饑乏兵力未振河北

自六月不聞克捷井徑路亦云未通河東絳郃復傳先陷

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人貧微促弊竭衆心危懼莫有

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

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

平日常備不虞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為患因宜察其要害

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才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勅盛

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承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

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歛跡雖古龔黃邵杜之化

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畧頗不甚稱所蒞謹守科條愛惜

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相

統攝兵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

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衄畧難勝述比

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已有草竊屯聚保於洲島剽

掠村浦為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求選博通

倘一朝勅寇南侵陵踏淮浹衝要關繕完之備甲兵無抗
 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潰
 矣復何觀豐虜庭指日清蕩哉某雖不敏嘗覽舊史見古
 今成敗之策江山一作山川險易之勢多矣忝職幕賓一作言
 不見錄長宵嘆息不覺飲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
 將古今一也幸他日風塵早辱惠愛今雖卑賤禮數懸絕
 仰惟無大故則不棄之義或當未賜踈擲耳銜憤萬里遠
 陳短見亦惟相公晉聽無忽尚書房公門下崔公徃不自
 意並承盛德一顧之末然若非相公為小人貧賤之交不
 敢輒申狂簡輕冒抵觸書且不云乎三后叶心同底于道亦
 何必人人別疏哉在相公言之耳親弟某乙久在廵內或
 垂記識自多故以來信問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時惟
 以小人承舊愛之故惠提獎之私非所敢望如或以公乘
 使江淮獲一親集親集死生骨肉不勝幸甚未由拜賀無任下
 情謹因賀赦使附狀不宣蕭某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遺
 諫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
 明文粹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
 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詹愚蒙欲陳所知
 集作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文粹作亦今
 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自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無

某兩應博學宏詞不
售一平選被駁又一平
選始授助教

又如

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
 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詹將十有千百有百十有
 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詹常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
 詹雖不敏傷竊如之况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
 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文粹拙自守始亦
 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文遊藝行義脩詞人
 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
 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集作於吏
 部始授四門助教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
 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凡
 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
 者不以文粹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
三字集粹作詹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
有所分別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
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
 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
 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
 在重泉之下矣忖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
 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
 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千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

年數

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譽詹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洽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集作之庸著乎伎集作技藝使才之致詹冗官也政令裁制集作製月兩衙之謂伎集作技藝使才二奠陪行齋航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柰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猶一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是集作且天地也命之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則文粹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足集作之恠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不錫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若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

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若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

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知無勸
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足集作恠其

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集如此英華作其謂天地何邦國也恐非詹代

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絕

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

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耨所不及家家漑

灌所不霑其擢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

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

何以處詹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噐真宰

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

有其人自漢而降集作還無代無有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

公能以詹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直善以至似能斯拔

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今則猶古

筭度途遠蒼黃造次詹惶恐再拜

代竇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呂溫

某經術無取丘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文汎

愛博容不遺孤陋申以通家之好遇以國事之禮分漸入

堂集作室契辱忘年猥蒙集作賜吹噓謬假鱗翼遂得價重江

左集作右名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故命偶屯

艱孤鱗方困於蹄涔窮鳥思集作再歸於仁德果蒙奏領列

郡擢倅三軍不汝疵瑕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於話

言身計皆奉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表達宸聽推致周

文粹

行南宮劇曹踐不終歲憲府雄秩拔於常倫內顧庸虛敢云自致魏賢子夏宣尼之道彌彰集作漢用淮陰相國之

言始重徒以才負知己名懸古人致遠之效莫彰貽羞之

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前途以明主集作今日之恩

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立少答所知豈敢以尺素爲榮

而負平生之論伏惟有以鑒察郡榻諸生戎旃故吏推獎

恩重生感深瞻望門闌未獲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

拳拳下情紙筆難具某再拜

與蕭相公書

于邵

相公閣下某以抱豐遐荒殘魂未絕偷度時刻倏忽四年伏以宗社未安兇逆猶在才無取入死雖莫由天地之中

其爲棄物豈意當此之日逢相公安撫之時征人之言猶

有一得芻蕘見納庸可庶乎伏惟相公秉鈞戡難道冠伊

呂方期除天地之害更造生靈之本故詔書曰則如親臨

又曰其代予言大哉倚賴斯可畏也安得因循故轍返顧

於身乎奉相公之憂深入骨髓矣聖上纘序鴻業於今六

年將求昇平初若不及以無賢相左右虧我聖道近二三

年有執事者蔽主之耳目結囊容身內懷姦忌外擅威柄

衣冠爲之側足道路不敢偶語衆叛人離遂有今日相公

所自見知旣不能誅弘羊以謝天下則今之所急者皆在

相公轂中耳况居儲后之姻重受台廷之寄國弊身弊國

安身安旣湏以形迹遠嫌又湏以直道見節爲相公之福

深以爲難是即踈家知止馬氏不侯至今高人借以爲誠
斯爲上矣如或急於救世雖不獲已道德刑政仁義干戈
任權重輕惟精惟一斯爲次矣此外滔滔者皆是非愚所
知今大盜未誅群寇更起其可處置者惟兩江半淮三蜀
五嶺而已其中最切者請舉尤以明之每道皆有客軍本
在同心平難側聞將校謀勝監軍爭長節度斂千金多者
雖敗即安無金者諛入則退戰勝攻取未之前聞爲今之
計莫若監軍一切且停客軍權屬節使申明本管無得相
干然後慎選良將文武兼備委之鎮撫希在萬一餘則歷
在相公目前不敢煩於簡翰負累憂危年垂七十沉痾積
疹四十餘年自到炎方幸未及死豈合以國家大務言達
相府乎實以故常吏部有忘言疑作之分嘗約以相公今
日之望每恨生死契闊不盡曩時之期拳拳之心皎如白
日良友雖歿情豈忘乎伏蒙每賜書問亦承念及微命恃
此不恐輒冒威嚴其是與非不在小子又自悲者平生志
業身退毀隨紛紛世情鮮不乘便浮石沉木自古而然堯
桀萬里誰能一作識察敢託相公門闡之舊輒書當時得
罪之由再煩視聽具如別狀因宋侍御上垂詳覽又嘗內
省自卜者審旣已衰暮又殊時用前年病熱遠視不審去
夏罹瘴近聽不聞疲憊之餘難於尸素伏乞曲賜恩波放
歸田里傳家就木不天天年九原之下期以贖責甚大惠
也如以歸田聞奏無端即乞以檢校閑官爲請許令隨便

養病免死殊俗又大惠也伏念斗筭之器湏當承乏之用任過其量自合速辜然於其中有可恕者且獲矣之始實

謗為一作謗深不蒙鞠問至今為累若不然者豈三人同罪

而一身受罰將鎮列曹會府袁高遷牧名藩由此而言痕

累未盡每一念至驚危貫心豈無知人誰為言者今之所

析恕者屬鴻恩宥過掩瑕滌穢亡官失爵猶蒙收叙况身

佐州端秩猶五品乞從反褐以贖前愆免入量移再罹降

黜餘生願畢瞑目如歸甚幸又事有失於知退而終可言

者竊以聖上建元立極之初每賜驅策雖無塵露之效頗

傳潤色之美有冊皇太后尊號聖神文武尊號皇儲宜建

之制皆泥金檢王著之國史其餘則北蕃西戎詔策文牒

無大無小何密何疎侯王將相出入中外數年之間事無

虛日皆承特旨俾以發揮聲猷一作教所浹必由是也豈唯

叨竊之幸實為不朽之幸矣昔隋文帝謂楊素牛弘曰薛

道衡老矣宜使朱門列戟薛公謝恩且辭無功隋文詔曰

自吾有寶位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大功也薛公乃受

賜愚雖才不逮薛而焯叙盛明過於薛遠矣願以簪履之

念得遂丘園之請追前獎拔一作後雖死猶生伏願相公深

納焉沉迷鄙敗不知忌諱馳魂惕慮退不自安死罪死罪

與常相公書

前人

相公閣下自蒼生允望帝載緝熙大小仲父四方風動既絕橫議且無多聞幸甚幸甚邵復何幸又當此時之則然

勤奉作功賜

墨釘

命乃未偶通塞之分併在去年則相公首薦之恩鄙夫膺受之美徒拭人目孰知其心是以區區子牟不敢忘闕而又自惜昔嘗陪相公鄉里之舉時應神州甲乙之選其餘馳逸足揮勁翮修容峨峨來以干進者蓋千百數在公堂預鹿鳴之宴猶不可得况會府鸞遷之地者乎相公當時傑然於一作襄天下第一愚實不佞忝從斯列六子登科又廁其數凡我連茹世論以榮皆因依相公用白粉黛是乃降神惟嶽有開必先右掖司言中均典翰出入承聘從容十年啓沃之由自此而始則知輔弼之道在天非人嗚呼同時之人零落向盡彭楊李賀冥冥何之今相公宰平天下而鄙夫拘速邊外獨不得一親顏色更露腹心則漢庭於相公何厚哉是以內省可知命焉是以垂頭塌翼不敢思奮况家事未畢立錐無地男可從官女可許笄耳順之年馳復始滿名位日退沉痾歲深君臣之道天人之際心雖如丹誰表赤實此皆鄙夫與相公今日之事也豈無他人在我同志而已况相公無失其親無失其故二江之上獨立無親一麾以還未之有故舉日生憤傷如之何未知相公何以流留念悲趙武之視蔭感伍員之逆施拳拳之心欲罷不忍伏願體道垂統加食保和乘風雲之感會行宰相之能事無寶斯位無愛斯權無念同昇于朝無念若撻於市咸有一德不其盛歟方將伊臯比崇管樂論霸寧展禽三黜無怨在胡廣七登何補鄙老也有知美善不識

忌諱遠塵視聽忠告尺書然非盡言之具庶咨道一作意
之本所不爾者謂之何哉前漢州司田樊登兄弟舊遊三
十載矣相公席硯昔與之同言念無一作撫塵今也祇召其
大惠也因是我利攸往六字一作因是利往得無謝焉邵頌首

與元相公書

前人

某月日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邵頓首相公閣下
昨外甥右威衛錄事參軍宇文寶至奉傳慰誨不忘疵賤
仍及家私造化之地禮物云隔一言一盼盡為曲貸既出
望外不知所酌懷仁荷德載兢載懼伏惟相公唐斯一作期
夾輔閉心保乂尹正天下易哉為君虞友五臣黃師六相
匡救之分心豈異乎自經艱難常處僻陋外乏長策內罹

百殃悲生於累心亦盡矣頃者羈齒隴上迫諸寇戎分為
係虜求絕殊俗豈意朝廷勤為官之選相公垂推已之美
席硯存愛風塵念舊不以蒙鄙才無可觀曾微浹年再忝
持憲振拔泥滯復為人知恩深提携物無所棄進慙其往
之誠退累則哲之明彷徨失圖罔如攸效又自悲者天倫
之變禍橫相次家途淪胥素業無託他鄉異縣至於流離
力未集事死一作事死又無補泣血仰天復何可言所以乘流
則逝尸祿苟活國步未泰斯何底寧願言掃門不可遂得
伏惟相公濟代推功渴日行道方將草創天下經綸時變
大啓區寓再垂衣裳願神滌慮正在今日無以外物虧損
遂為處也御衡持政前計不迷思廟堂之當安全蒼生之

始望小人之幸日月以冀然後但元鴻鵠拂摩青冥不知其極也謹附監察御史蘇端啓事以干罪貽煩黷伏增惶汗

賀外甥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掩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睹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賢哲之徒或志尚不展鬱湮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

在指顧豈迓穀中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董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文粹作又次焉至

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之遣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洗天下之耳目復萬物之全性在大人踐而行之守而

終之而已不宣其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八

校正一百二十二日字 十月十七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八

宰相下

書三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上宰相書一首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一首

北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一首

與裴諫議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一首

宰相

爲人上宰相書 白居易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古人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八

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可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徃徃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者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詎合之際但昭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作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由也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首當具瞻之初竊希處集作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覩先皇帝之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

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

榮托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燕之其亦二字集鮮矣故

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間得食不暇飽得寢不

暇安行則懔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撫蒼生

初嗣鴻業雖物不改舊而命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

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

四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

待其政者勤惰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

中焉聽其風者畏悔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

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

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

敏常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

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

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

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

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

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

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

失豈盡知見乎必未集作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

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為天子聰明神聖

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
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以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
自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

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哉集作古之宰相以危言危行扶

危持顛為心今即集作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

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今即集作專任其兩耳兩目

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

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為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假集作

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溺

集作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

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

至乃上負主恩下歛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矣豈非

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

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

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

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

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聲集作後進者資

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

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

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

及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

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而集作政事

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而集作政事

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

雖申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

誠難矣三字集作誠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

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集作於蓋在乎秉鈞軸之樞握刀尺

之要刻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

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

致耳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皆張乎是以

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

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於百執事者太九

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

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

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

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

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

否臧慎集作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

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

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苟

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

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

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關於內

則庶績集作事敦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

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
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集

粟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

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

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

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

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

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

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

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

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

能行其道也有其才必待集作必待有其位有其時然後

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

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行集

刑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

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

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

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

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

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

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恩之日在於今日矣或者

文苑英華卷之九

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以枉直而尺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天大亂之後將求致理

寧可造次而望乎魏徵

集作魏

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

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至

集作可

信不爲

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

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

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

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四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

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

取於漸之明効也况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

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

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

也相公拜

集作受

命未及十日而某有獻於執事者惜相公

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
 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
 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失集作也而不失
 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
 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而無其權得其權
 不可一日而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
 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
 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
 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征夫之言者
 然後嘉謀集作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
 之苟蕩蕩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智者必曰如某者
七字集作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
 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
 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寒謬敢言之士得不繼
 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游長
 安已集作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
 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翁者耶
 今有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
 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也又欲以濟
 天下顛顛之人萬分之一也相公以為如何如何

上宰相書

劉說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

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聞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為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及強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為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脫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耻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况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集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脫也不知其所集作所以得罪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楊夔

子雲有言曰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故董仲舒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改張也舜承堯禪當太平至理之後猶且放四凶舉八元八愷而後百揆四門方克調序當今承百王衰弊之末繼萬法隳散之餘皇綱不序事無舊貫閣下掌國之鈞提人之柄將循其舊而就為治乎將擇其善而漸以化乎將新其轍而革其弊乎其誠

不敏粗達利病之源常欲得布露蘊蓄於執政以助教化則與躅人之喜愠隨聲而是非者固不同其軌矣夫廣引古事以黷左右蓋類庸醫不審疾病拮聚衆藥合爲一法希有或申耳况今下筆者言登庸之善則臯夔蕭曹語字牧之能則龔黃卓魯此亦閣下飫於聽視矣今不敢遠爲徵譬請質而言之閣下將循其舊而就爲治耶且四海生靈火陷密網舉手搔足如在桎梏其懷革弊剗訛之政如旱苗之待甘雨若循其舊不爲之制信其治不爲之憂蠹不剔則壞及根本毒不抉則疽及骨肉矣以此知循舊之難也閣下將擇其善而化以漸耶且知人之道聖哲猶難故仲尼有以貌以言之失則閣下所爲善者其欲詢於人乎其欲取於言乎取於言言未必信詢於人人未必誠蓋澆兢日久煽爲朋黨內則巧詐萬變外則絜矩自任同於已者互推互挽出於已者擠辱如仇訪於人有是有非聽於人有端有曲雖秦鑑之明堯羊之觸未免其撓且惑此以見擇善之難也閣下欲將新其轍而革其弊耶在今日時之訛俗之壞况大兵久役之後救其衰殘未有首於此也前車已覆後車豈可躡而行之固當改轍易塗以取其不傾不蹙道路之人亦知此爲至計况廊廟帷幄之畫豈不以是爲急哉然民困已久如涸澤窮鱗噍喁餘喘更沃之沛澤則有蘇活之望若顧而哀之曰吾未能卒致其澤命貫而挈之俟有水之地則捨而放諸則是魚之反不如

噓喁於涸澤矣此以見新轍之難也然則爲政之道固在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大兵之後生民陷於塗窞九州四海固仰首於吾君吾相以待其脫塗出窞也使吾君爲堯爲舜固在吾相之左扶右翼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監刁易牙則國亂而無主身歿而不殯如此則匡持裨贊繫於臣不繫於君也今閣下蒞事以來以爲天下安乎危乎賈誼居漢文升平之代猶言今所安者抱火而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矧今日生民首未去其壓足未釋其縛乃欲循常之轍以安輯還定猶爲饑仆者譚一作翊日之膳將何所濟哉夫欲安其民則莫若擇守宰夫欲固其本則莫若去奢侈夫欲官之治則莫若爲官而擇人夫欲弊之革則莫若限田而定賦夫朝廷之立在固本根本根固則兆庶安兆庶安則盜賊息盜賊息則基於太平矣欲安其兆庶莫若擇守宰守宰良則人民安人民安則無逋逸如抱沉痾者偶所親之衛養焉肯捨其親而從踈乎苟不精擇其守慎選其宰信虛聲徇請謁是致禍於民而思其安如挾彈以驅林惡禽之驚也決防以涸泉恠魚之逝也故漢宣帝詔曰與我共治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承平之代號爲得人內外肅穆時風一變如是則守宰之任其可容易乎其可輕受乎今遠方郡邑民抱愁痛嗷嗷然如嬰兒之望父母也朝廷命牧守選邑宰以何道而取耶其有忘慈惠之心蘊聚歛之

志不思疾痛但恣刻剝役庀瘵以從欲飾厨傳以邀名天
路高邈叫訴無所居者以遠而吞氣行者以賂而設譽縱
使貪過桀跖亦可高枕夷抑如此則流毒於下豈有旣乎
故曰欲安其民唐諱下同莫若擇守宰也夫世態驕奢競相扇
習生民益痛時風益訛昔有諫舜用漆者以其漆不已至
於象象不已至於珠玉夫塞其源絕其流猶有浸漬潰防
之穴而况決其源疏其流其可罪諸洋溢乎且古者車服
僕隸悉繫於位上不得踰制下不得僭上故貞觀開元之
初位至丞相其導從不過十數人而已迨林甫秉政內挾
邪以固寵外託勢以立威勝已者巧法以誅之異已者倚
公以斥之內外畏惡林甫亦自審其曲由是出入嚴其兵
衛如見大敵自後執政者嗣其餘風至今不衰下至散班
冗職但力可致者即前有驅後有毀固莫問於品秩矣至
於崇德雅望亦不能復其本縱心有所惡皆有類聚者瞽
惑不得固其節矣且月俸即有限餘給即無數以有限之
入供無度之費俾其分一職當一位不措不歛者亦鮮矣
車服僕隸之為費上高且如此矧復後庭曳綺羅飾粉黛者
其費如何哉故因賂一作賄而仕由賄而達牛驥皂隸汨為
一流居外者恃內之權恣其刻削居內者恃外之遺益其
侈靡耗民之生如城之狐蠹民之力如社之鼠枯骸朽皮
盡取後已閣下其不痛心乎其不收泣乎夫四方程式自
輦轂出儻閣下尅已以行俾四海知所法則其為革弊刻

訛不啻沃湯於砌雪也故曰欲固其本莫若去奢侈也自大駕南巡官失其守冀販繒織畚之伍有安劉滅項之才於是爛羊續貂首尾顛倒苟無董正是紊國經玄宗平內難有功者多橫行自負姚梁公當國引光武故事請不任功臣以政優其祿秩寘於散地使不干禁忌意無韓彭蒞醢之戮保子孫爵祿之慶閣下不以是為慮乎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國家設庠序之官蓋閱禮敦詩之本也苟非其人焉可妄授今貴遊豪膏肓恥言國庠凡受其官意若獲譴故朝廷職事亦以為尋常莫知大學為國之本本顛則枝葉從之矣焉有文明之代輕易儒學齒其位者曾不知書之顛倒而欲以此發明大義闡揚大道是猶責瞽者以玄黃詰聾者以律呂舉是一隅則百辟之選豈可不據其名責其實也故曰欲官之治莫若為官一有擇人也今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明勅屢降非不丁寧州縣奉私曾不遵稟既因循未用亦有所未盡焉蓋僑寓州縣者或稱前賢或稱衣冠既是寄住例無徭役且勅有進士及第許免一門差徭一作其餘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今有僥倖輩偶忝微官便住故地既云前曾守官州縣須存事體無厭輦不唯自置庄田抑亦廣占物產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財不計貨物只希影覆富者稱物產典貼末絕差科貧者以富籍擠排助湏從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戶以餘慶所及合

守清蕪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畫一作畫地之數限人名田一則量其貧富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罔計頃畝是奸豪之輩輻輳其門但許借名便日納貨既託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縣熟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切莫先科差富貴者既黨護有人貧困者即窳匿無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資怨嗟之聲因傷和氣苟權利之路絕請託之倖除即民必泰俗必阜矣何以塞其門杜其隧在定其稅額而已自一品至九品各限其田田有恒即賦有限無踞廣占矣既絕其廣占既富者無苟免之徭貧者無非次之役則凋瘵何有夫不蘇時俗何有夫不安故曰欲弊之革莫若隨一作限田而定賦也是四者固爲政之綱也

將欲安其人豐其俗實未有先於此道也復有急於是者蓋朝廷之法也夫法者士庶之所以共固不以士則廢庶則用所以一而行之者欲人之鮮過也苟輕者以賂而重曲者以勢而直縱朝廷示於人雖一子不爲信而况有勢有賂者焉肯凜畏哉今朝廷之法不及州縣之條州縣之條違者必有刑所以人知懼朝廷之法犯者未必罪所以人莫畏是以冠履雜處首尾倒置國君之威不行於世牧伯之令反信於時如此則風俗日已濟國柄日已陵不其痛歟不其惜歟今爲政者未嘗以此爲痛蓋各急於私不計於法設有其行一作行其典者悉貧而寡援俾其受罰而與怨蓄憤而不能訴鬼神有知固納其訴則伏陰憊陽繁霜

苦雨豈不職於此哉且石碣殺其子君子以爲義叔向戮其弟仲尼以爲直今閣下當此大柄豈有捨其義與直而混其名與齷齪者爲偶哉今法不患不制而患不行事不患不立而患不公苟以用法必公不以豪強而曲直則不出戶可以見四方之承稟不下席可以知兆庶之休戚矣代宗朝用楊綰爲相綰性清儉時論推之及爲相郭汾陽爲河中節度使憚之妓樂減半驗於此即四方稟畏當國者操守耳陳平對漢文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使御史大夫各得其職今陰陽調乎百姓親乎四夷柔乎內外之職各得其任乎欲陰陽之調也獄無滯訟官無濫政農桑無失時公府無加賦則里有歌巷有頌和聲達於上休氣屬於下陰陽何有於不調哉欲百姓之親也不奪其力以營臺榭不劫其才以具土木不掠其糧以給犬馬不賦其財以資交結聞民之病如子之病聞民之飢如已之餒百姓何有於不親哉欲四夷之柔也省刑罰薄賦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鄉里識尚齒之敬道路知事長之禮然後固其關防禁其侵掠索其戈革示以恩信四夷何有於不柔哉欲內外之職得其任也命各舉所知隨材引用不以位微而不錄其言不以地寒而不取其行稱文者授以文學之任然後考其文之臧否稱武者授以兵衛之任然後驗其武之勇怯稱理者授以親人之任然後責其理之優劣稱錢穀者授以度支

管櫛之任然後課其錢之盈虛實者升之不副者黜之其
升黜皆及其所舉故人不以黨而進亦不以獨而退故內
外之職何有不得其任乎自元和以集作隆宰相閉關不
接士夫游其門升其室者非有世故非有媒薦固不可偶
頃刻之語周公一沐三握髮公孫弘開東閣邴吉不以吐
車茵爲過而乃致理平故太平之基非一士之功也借如
大厦崇崇誠柱石棟梁之力然捨其欂櫨榱桷此爲何室
哉今天下有倒懸之急實閣下夜以繼日籌其事坐以待
旦思其用忘寢食以待往來捐金帛以給貧困之秋也某
家且貧讀書著文之餘以漁獵奉耳滑今閣下君密勿啓
沃之地輒以漁獵爲諭焉夫漁於澤徧水而布罟獵於林
被野而設置不徧不被是闕其具也及其獲魚得兔非一
日之力今內外百執事亦置罟之衆目焉焉可一一責其
獲又下得以不獲而不設也然能不縱其躍不漏其走亦
足助爲漁獵矣苟或不掩其走不蔽其躍即捕之無虧其
網紀則後日之漁獵不患於遺矣惟不以詞之繁試一二
垂省幸甚幸甚

北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權德輿

某月日試秘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上書閣下德輿材術無
聞集作材實無能重以拙訥雖星軺往復皆獲趨拜竟未得粗承
餘論少盡下情伏蒙以彌集作通世之舊將獻狀上錄感戴

循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舉一士用一賢必當窮驗聲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所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事則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為功直道公議天下屬且此時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禾立拊躬責已知不如人候他時進修與諸生齒方冀當大君子眷念之至申鄙夫報効之分今者有集作若以費用所逼苟進一官則傭書販舂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累名器敢拒黔敖之食徐受山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而已是以竟未獲拜謝者以必所不敢當也伏惟宴閒之餘俯察愚朴文章鄙略不足以煩省覽用此陳露慙畏伏深不宜德與再拜

與裴諫議虬書

于邵

閣下昨日愚子臯暮起居廻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儒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隨隋掌明珠忽蒙分惠一作玩秦臺重壁不間旁臨是何衰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自微言中絕大義復乖歷戰國縱橫之後遭亡秦煨燼之末未始不作斯文無紀漢興總輯馳騫稍復詩騷之體訖建安之間皆可垂訓風流更代紛然殺雜迨有高下不可勝論齊梁陳隋至乃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太寶於

斯爲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
覺後進其誰間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貴
者異過一作之則進不過一作則墜考之文章東不流於
海南不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得哉某性乏天假學非專
門徒以菲薄少有謬膺清切特用潤色鴻業頗承渥私孤
奉明恩競速官謫謫居之地猶佐大藩承府公廡庶忝
下榻清讌風亭月觀美景良辰未嘗不接高興陪嘯詠雖
唱高和寡未能弘道雲從風感時賴起予如此之眷者如
此之樂者歲不我與星廻四周而不知老之將至累之在
已餘生之幸斯亦厚矣閣老心無所負神保其真真冒南氣
之炎鑠泛重溟之湍淠清光可鑑素履惟精雲天意長復
此與合有足歡也今網羅俊乂渴日爲勞明詔屢下旁求
四達未有天生棟梁而不構大厦時遭霸王而不先受器
者也在姑務脩德而已前日音之命情實未盡燭不見跋露
不稱晞區區主人有所慙係遜信宿而未獲拜賜者實以沉
瘵之故旦暮爲劇况南面梧疑北背瀟湘歲聿云暮於焉
遷客心折骨驚復何言哉所得四卷繕寫已畢致之篋笥
爲藏馳遣臯暮送本不復一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
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集作新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其若加其親也厲乎其言其若憫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未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粧飾皆有楷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集作言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自外府協律召拜

劉琬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他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他遷耶一作即未嘗有也故琬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集作敢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琬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為

訓誥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
丞相意

校四一十字十一月十八日關於抱素書屋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

書四

省上

上姚令公書一首

為邵翼上張兵部書一首

答左司崔員外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楊員外書一首

與李尚書書一首

上西川常令公書一首

上韋尚書書一首

贈鄴州盧員外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一首

送張尚書書一首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

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之集作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有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

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

日集作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

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方集作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

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

垂成而舉朝之眾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疑集作擬議愚

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

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

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

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

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蕪公

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

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

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

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

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

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

斯便謂盡私情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

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集作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

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德化集作

誠難用集作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

一皆沮集作阻抑尊謀選眾之舉息此集作彼訕上之失禍生

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

自修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

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

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又何不可是知

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惟集作此君

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

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

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為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蕭穎士

月日應武藝超絕舉其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其汝穎儒

家子先人以文至尚書郎今僕不肖持七尺之軀蹶張角

力為褻衣者所不見禮猶復決短策希餘光願以羸鹿之

形忽微之氣三寸之舌百金之義一朝而委諸執事將納

之耶拒之耶嗚呼苟或拒之士亦未易知也誠為執事言

之僕幼聞禮經長習篇翰多舉大略不求微旨且尤好史

臣之言自秦進迄于周隋馳乎千餘載問天人秘理軍國

奇畫皆耳剽其論而為文未止一作嘗不喜潤色求官惡一作

要拙莫能進趨顧人事所先則天資所闕雖欲從士大夫

之後高談抵掌取當代名其不可得也審矣然每讀太史

公書竊慕穰苴樂生之高義常願一寘戎車之殿指麾部

分爲天子扞城近臣不知明主未識徒欲奮決孰爲引致
嗟乎使古之二子復與僕同時於今雖有敗晉強燕之謀
亦不能自達也明矣所謂論干戈於揖讓之代則悖者信
哉是以偃僭其形慙沮其色與被堅執銳之伍以馳逐擊
刺爲容雖欲耻之其可得已侍郎亦不可謂僕無學而輕
之今聖主居安慮危有備無患以侍郎爲深寄故專任簡
稽之司豈不欲旁求爪牙式遏寇讐故將七擒是擇寧止
百中爲奇則孫子之謀長於臧竈杜侯之力曾不跨鞍蓋
古之有善陣不戰者未聞以投石拔棘爲全軍也侍郎懋
袞之後爲善是學朝稱偉才物飽宏議固當纘常平之業
爲社稷之臣使小人得驅馳下風計畫見用比蕭何韓信
之事顧不羨乎侍郎必不以僕爲狂使待罪末品參一旅
之長受偏師之任羽書狎至烽火交馳察以時侯占其氣
物標利害之形相山澤之險乍聚乍散一陰一陽颺馳雷
動千變萬化使兵不血刃勢如川決與夫舉一旗斬一卒
崎嶇行陣之末以邀賞求名者何其遠歟如或人非廢言
事有可驗又得出疆場之外奉咫尺之書因宜料敵隨事
制變使千古忠臣之節凜然復存則蘇武虜一作塞中尚能
齧雪傳生幕下必斬樓蘭此一奇也侍郎又不可謂僕大
言而疑之以侍郎有卓立傑出之姿虛心待士貴不驕物
故小人越上下之分持得失之端私布之於侍郎期不以
衆人見遇也侍郎用僕亦今日否亦今日屈仰待命惟所

進退某再拜

答左司崔員外書 造

權德輿

德輿器用瑣薄無他才術徒以木訥之姿翫習聖賢之訓

嘗以為大朴集作和久散世道交喪師友之義缺醜薄之風

起蚩蚩萬情無所思司街向街憤結懷怒然終日前年得以行

役獲觀德容始蒙泛愛竟接清議初論當世之理要次陳

情性之大端終語道德之宗集作原裋褐深雪百慮泊然葆真

一聞至論神開意警不覺虛白澄曠浹洽四支則易直子

諒又其細也當此之時誠欲備門弟子之數日展嚴師之

敬雖此志不遂實念逾餘涯忘年之歡契比伯仲昨者奉

問洞見仁衷且有退身丘樊之說噫夫中人之性或不以

利回而多以名敗或時能蹈義而鮮能克仁此誠細者可

力大端則循情而動矣至於黜聰晦明恬於退讓息浩然

之氣哀樂不入不然則乘時致位以天下為己任化醜為

醇澤流無垠曩倫式叙生生茂遂此誠大君子之出處也

近古以來作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間睹皇極

綜論之一篇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足為

執事者道也又示問之中情首備至不棄弱植伸以嘉姻

荀陳之義非所敢當况司徒令子為後來名輩精識洞鑒

承集作誠已得之鄙人何堪後疑作復當此命門問之下珉玉

不侔將何以祗承厚意當叔寶逸少之目恐累清德無任

下情已具諮聞敬承嘉命尋冀拜謝感慶伏深某再拜

文苑英華 卷三百三十一 朱先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謹奏記令公閣下幽風固陰月紀將暮伏
惟尊安福履萬壽無疆幸甚幸甚某遠鎮方隅蕃蠻未靖
力微寄重憂累交煎雖無暇自謀終分心遠難一昨中使
飛驛王命急宣特論西戎侵逼郊甸即日奔走以副廟謀
神往形留豈遑夙夜近知輦下人無動搖復聞朝廷勞師
薄伐朱相公以幽燕勁騎先啓戎行而令公以朔漢舊軍
暫分兵要始則聖略不世出固推心與人終則上台一作

應時湏同力戡難朱公稟命而有進令公遣戍而不疑是
皆存大業於至公遂表無私以奉已太白所以食昴魯陽
所以迴暉斯乃協和萬邦豈去因依一代昔者范宣子讓

德晉君以霸蘭將軍避怒秦兵不侵書之縑緗名亦不朽
令公勲冠天地力存宗社每當一軍殷如敵國若涉大川
而令公能濟若火燎原而令公能滅厚德及行蓋太和合
陽春謙尊而光直方以載四方延頸萬邦立程當今執事
在具瞻之上將自下而彌高欲從損而彌益一諾而千萬
人說一謙而千萬人讓况作相三朝行師二紀東征西怨
遠懷邇安是以蒼海之隅莫不率俾膏雨既滋於百穀人
倫復正於五常當今日之嘉猷何遠矣之能擬齊晉之際
其大此乎某區區不才謬司戎律每欲剗心示衆嘗膽酌
恩側聽遠方有行疑君父忘寢與食思奉前人矧辱在下
風特蒙恩獎欣逢千載之事竊賀兩君之好感慕書紳未

知其極謹遣某官某奉獻情言書非盡言之具蓋陳赤實
拳拳之分某頓首再拜

與郭令公書

前人

汾陽王令公閣下伏惟戡難定禍勲載王府致君行已德
冠當時講信脩睦敦叙舊好悉爲古今第一則一作小子
在數科之一而不能上達以自布露九泉之下何以塞責
頃年令公先府君刺史于渭家世出牧於岷二境相接數
年脩好睦爲弟兄契以金石則令公之所聞見也久矣初
以專經遜業常假籍於渭之渚于時使君文特以禮送問
以時務許以大名爲之下榻教之改業復歸以報命先人
從而誨焉天寶中忝以進士及第其年判入超絕科受校

書此則使君文人倫高鑒施及小子不其神乎永懷報德
何日敢忘慶流後嗣曰以昌大及茲匡敢莫之與京謬從
庶官之列黜於衆人之下爰自起居郎署省闕未爲令公
所顧以取在下位不敢干進也殊不知江海納細以爲大
山岳積壤以爲高斯道曰顯人皆是効以不待掃門願陪
下拜有若公之令弟少府監知之爲人工部趙侍郎賞之
爲文戶部李郎中列之爲友皆朝廷俊選而不相鄙棄庸
可誣乎夫有開必先先兆所感如小子者使先文字之已
足一作於此令弟愛之貴壻終一無眷之及一作於此而
不能再登龍門禮叙世舊未之有也謹奉尺書塵黷執事
轉於內屏以待命死罪死罪某再拜

與楊員外書

前人

七官人字有院長足下愴與子別雖以為晤出處默語蓋非
一途頃自除官乘流則逝性有定分愚不可移是進已無
所干退亦無所悶到家喜骨肉之愛出門全賓友之歡陶
然而不知樂之將至亦何暇役耳目從智力哉故知山林
之士入而不返者宜每逍遙縱觀從亨疑多暇近覽古公
避狄之地緬想周文出畋之師如其仁如其仁又其聖也
不遠問井頽然舊風嗟乎我生不辰遭值世難天未悔禍
人猶怨嗟顧予弟之為邑逼時政以多故恭寬信敏惠力
行不必果長太息之復何可言一作復荷那楊生行道利
物勤於四海君子之踐中朝柄然從容畫計抑有由也免

旃良圖無以自媚風味遐屆此情難論嘗當春臺梅柳動
色興思與携手傷如之何時流好音尚慰羈旅幸甚幸甚
太尉告身在匠人魚朝颺望為收取遠代傳慶不欲失墜
慎爾無忽因家人馳驛臨紙惘然于邵頓首

與李尚書書

前人

某頓首尚書姨夫閣下伏惟秀出天枝挺生王國十年分
間八座居榮善言嘉聲聞於四海幸甚幸甚某忝接末姻
早承餘睠南秦旅寄特奉周旋西掖宦游叨聯清切高山
景行何日忘之去年出守江華未遑進路猥當時議且復
拘留滿室遺孤立雖無地朝求暮乞日往月來外媿親朋
內慙骨肉屏居陋巷不堪其憂惟此絕糧已復旬日古人

併食今實當之側聞姨夫入朝先以貧賤爲意頌聲載路
誰不歸心某於池陽之間獲空閑數頃之地誓將作勞隴
畝以望秋登所乏耕牛傭賃無計儻或哀此窘逼許以後
圖解倒懸之憂廣調急之跣以德報怨先哲格言區區之
心竊慕此耳輒肆干觸昧於是非懲諸常情豈敢逃責痼
疾暴發未由造門謹使家人投刺不宣某再拜

上西川常令公書

符載

伏見自建功汧隴之後天子念重付托西蜀擁旄杖節垂
二十年能斷西戎之股臂鑒南蠻之耳目獻驃國之絃管
摧芥熱之橫滑四方仰首威聲赫然是何才略如是之偉
也巴岷之人蒙慈惠被法禁秋霜膏雨不足爲喻是何教

化如此之美也於戲大丈夫生乎天地之間功德富貴而
已矣今令公英姿玉色照灼當世勲業格皇天崇高如泰
山若使圖丹青刻鍾鼎爲有唐一世之盛今公獨得之矣
某頃不自揆謬隱匡廬間其所務者不專文字亦嘗有意
窺佐王治國之術思樹勲不朽之事心長才短難進易退
徘徊林壑屢移星霜齒髮蕭索無所成遂雖命使然也亦
實慙贅疑作質鈍自成都違奉馳心旌麾高卑勢殊分絕干
請一昨戀慕滋甚不敢寧處因脩狀疏并獻拙文不謂滄
溟量深轉涵微細猥見下答仍賜褒寵蓬華之下煥然有
光臨風悚息不知所措某氣性野直寡儔少合宇宙至廣
廻無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伏惟令公上才宋識傑出

人表律呂一動變寒爲溫伏知小生爰自茲日至於沒齒無沉痼之恨矣然九霄之鴻假勁翮而飛者也萬斛之舟假長風而逝者也鴻與舟而不翮不風皆摧頹朽蠹之物也安能自運哉輒敢比况輕塵視聽伏計令公發函之際當不哂飛逝也新文五章音以賞奏重干宗匠伏惟俯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常尚書書

前人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勲業河海之宇量青萍之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則若詠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某聞獸饑思食士窮思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藜蒼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混闕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謁而善竟不聞於左右顧不及於布褐汨沒塵土造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諸已而已矣不然即黃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陪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於節下將欲求遂於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荒唐魯以短書干之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當是時賢豪僉僉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屢爲侯伯之有土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鷗鷗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

久遠寧覲顧瞻歸路敢逡巡乎昨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
顏怡怡然喜其如人親戚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
而門戶有光稽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
朋友懷芳結念相望於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
瀨適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青風白雲相與終
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焉尚
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羨羨深仁類陽春寵材
拯困多在輦下今羽毛頽弱大賢能煦而嫗之使其奮飛
乎今鱗介蟠屈大賢能澤一作雷而雨之使其騰躍乎顧之
即榮重委之即廢賤通塞之路期於反掌敢不虛中惕慮
敬俟遭值伏惟非常施與之幸甚幸甚

贈蘄州盧員外書

前人

去年春三月某有謂暫出蓬戶間適值麾幢將度潯陽嚴
太守命某爲貳食之客偶於末席備聆嘉話如和風扇春
膏雨澤物真可愛也玉筯未醉蘭橈遽動襟緒百端鬱鬱
不開後疑有遠役南征千里夏徂冬歸道路蕭條音塵寂
滅至此而已今者有襄漢之役實遊郡境誓將維舟泄宣
曩懷一昨至蘄陽岸下屬日晏水闊風猛波起帆席張快
不可偃落眊眊失徒煙露蒼茫杳杳馳心帳然無踪某深
山耕漁之人也不求干進貴賤之異何緣區區竊嚮下風
聽君子之議采輿人之誦若將時會踐升朝廷伏知君侯
必能明禮樂補教化翊大君於皇極保蒼生於仁壽夫如

此則善人國之紀也敢不恭敬乎敢不親愛乎拳拳之衷

正在此耳方迫行邁稍趨北路廷賓一作英華戀慕滋篤

李山人丞以藝術日游門閣問訊所止將欲候起居今故

留之用書寫懷其他文一軸蓋執贄也非敢誇也不遺細

陋或見光寵但願抵襄漢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某再拜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呂溫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

之衝治集作處瘠土而其材甚豐訓羸師而其武可畏少分

麾下潛運掌中再開劔閣之扃繼獻鹽亭之捷應接制使

先假地征犄角王師且為鄉道集作導削叛臣之跡釋梓州

之圍勞實居集作陪多無與讓美集作功聖上神武睿斷注

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夫之勞逸必察况閣下効彰

朝論事布人謠精誠貫於神祇茂伐懸於日月豈復聽簿

書之微巧詆笙簧之濫音來示所虞無足介意某以寡薄

謬膺重任舉關國計動屬軍期夙夜憂慙未知所濟過蒙

稱獎愧惕良深唯托方岳至公共守王度物估小事固無

二三許共遵行亦如受賜佩荷之至無喻下情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歐陽詹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

閣下某同眾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尊

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

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為其人何如哉愚以百

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豈知身則其人乎既知其人

其則願知也集作斯其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路於長者或以卑詞

褒頌為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為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

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集有直字亦竊醜之况以尚書茂德

雄才則已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章明於身乎

以尚書川集作山容海納則自斷於曾襟矣豈在悠悠八行

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其才拙魯訥不敢游詞某聞

越人向京師七千里集有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

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負

人錢伍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難困逼唯一驢一

馬悉以償之質廡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

于茲矣亦以窘逼遍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

供朝夕則饒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

窮莫窮乎此也今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

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

於是聞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某晝村夜量既先在

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區區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以

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賴

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尚書下將災陰陽

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

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

詹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隣陝虢北俯河陽南

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
亦知尚書必救所困焉神遊五侯之門遍心釋王公之量
匪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辭亦非容易考
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某再拜

十一月十八日校三十一百十七字 藏園老人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